

資治通鑑全译

张舜徽

主编

李国祥

顾志华

陈蔚松

副主编

欧薇薇

高华平

译注

服從者豈非又

諸侯制卿大夫

下猶心腹之選乎

朝散奏諫議

勅編集

周紀一

起著齊塔

威烈王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[第十冊]

非民之衆受制於一人

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焉

侯諸侯諸侯大夫卿大

使下使下之遷乎

十三年十三年晉大夫

天子之天子之大於

也何謂也何謂也

非民之非民之

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焉

侯諸侯諸侯大夫卿大

使下使下之遷乎

十三年十三年晉大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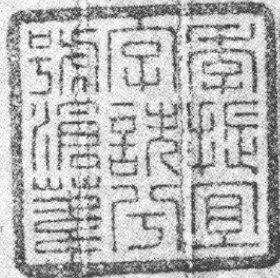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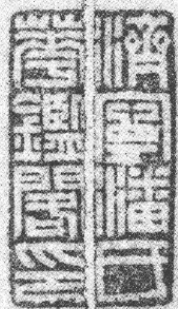
资治通鉴全译

第十册

张舜徽 主编

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副主编

欧薇薇 高华平 译注



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九

齐纪五 阚逢阚茂，一年。

高宗明皇帝上

建武元年

1 春，正月，丁未，改元隆昌；大赦。

2 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，以主幼时艰，密为自全之计，令作部造仗^①；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襄阳，子懋欲胁取以为将。显达密启西昌侯鸾，鸾征显达为车骑大将军；徙子懋为江州刺史，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，单将白直、侠戟自随^②。显达过襄阳，子懋谓曰：“朝廷令身单身而返，身是天王^③，岂可过尔轻率！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，公意何如？”显达曰：“殿下若不留部曲，乃是大违敕旨，其事不轻；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^④。”子懋默然。显达因辞出，即发去。子

懋计未立，乃之寻阳。

3 西昌侯鸾将谋废立，引前镇西谘议参军萧衍与同谋。荆州刺史、随王子隆，性温和，有文才；鸾欲征之，恐其不从。衍曰：“随王虽有美名，其实庸劣。既无智谋之士，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龙耳。二人唯利是从，若啖以显职，无有不来；随王止须折简耳。”鸾从之。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，白龙为游击将军；二人并至。续召子隆为侍中、抚军将军。豫州刺史崔慧景，高、武旧将，鸾疑之，以萧衍为宁朔将军，戍寿阳。慧景惧，白服出迎^⑤；衍抚安之。

4 辛亥，郁林王祀南郊；戊午，拜崇安陵^⑥。

5 癸亥，魏主南巡；戊辰，过比干墓，祭以太牢，魏主自为祝文曰：“呜呼介士，胡不我臣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作部：南朝时各州设置有作部，是制造武器的部门。

②白直、侠毂：南朝时宗室诸王的自卫亲兵。

③天王：萧子懋自称天王，是指自己是天子家诸王。

④此间人：指襄阳人。

⑤白服：当时官员获罪叙职须穿白服。

⑥崇安陵：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后，追尊其父文惠太子为文帝，陵曰崇安陵，庙号世宗。

【译文】

齐纪五 甲戌(公元494年)，一年。

高宗明皇帝上

建武元年(甲戌，公元494年)

1 春,正月,初一,郁林王改年号为隆昌;大赦天下。

2 雍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,想到皇帝年幼,时势艰危,秘密做些自我保全的计划,命令主管营造的作部制造武器。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驻襄阳,萧子懋想威胁他使他做自己的将领。陈显达秘密向西昌侯萧鸾报告,萧鸾征召陈显达做车骑大将军,调迁萧子懋做江州刺史,命令仍留下部属协助镇守襄阳,仅仅随身带领着白直、夹毂队的自卫亲兵。陈显达路过襄阳,萧子懋对他说:“朝廷命令我单身回返,我是天王,怎能过于轻率!现在我还想带着两三千人跟随我,您看怎样?”陈显达说:“殿下如不留下部属,那是大大违背皇上的旨意,这事论罪起来可不轻,而且这里的人也不见得可以收录使用。”萧子懋无话可说。陈显达于是辞别出来,就动身走了。萧子懋的计谋没有成功,就到了江州刺史的治地寻阳。

3 西昌侯萧鸾将谋划废黜郁林王,请来前镇西谘议参军萧衍,和他共同谋划。荆州刺史、随王萧子隆,性情温和,有文才;萧鸾想要征召他,怕他不依从。萧衍说:“随王虽然有美好的名声,其实平庸愚劣。既没有足智多谋的士人,爪牙只依赖司马垣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龙而已。这两人唯利是从,如果拿显要的职务来诱惑他们,没有不来的;至于随王,只须写封信招呼,就会自己来的。”萧鸾照他的话去做。征调垣历生做太子左卫率,卞白龙做游击将军,两个人都应召到来。接着征召萧子隆做侍中、抚军将军。豫州刺史崔慧景,是高帝、武帝旧属的将领,萧鸾猜疑他,派萧衍做宁朔将军,戍守寿阳。崔慧景恐惧,穿了白服出去迎接,萧衍安慰他。

4 初五,郁林王在南郊祭天;十二日,祭拜文惠太子世宗墓崇安陵。

5 十七日,北魏主到南方巡视。戊辰二十二日,经过比干的坟墓,用太牢祭祀,北魏主自己写祝祷文说:“唉呀!耿直的士人,为什么不做我的臣子!”

6 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母珍之、朱隆之、直阁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、宦者徐龙驹等。珍之所论荐，事无不允；内外要职，皆先论价，旬月之间，家累千金；擅取官物及役作，不俟诏旨。有司至相语云：“宁拒至尊敕，不可违舍人命。”帝以龙驹为后阁舍人^①，常居含章殿，著黄纶帽，被貂裘，南面向案，代帝画敕；左右侍直，与帝无异。

帝自山陵之后，即与左右微服游走市里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掷涂、赌跳^②，作诸鄙戏，极意赏赐左右，动至百数十万。每见钱，曰：“我昔思汝十枚不得^③，今日得用汝未？”世祖聚钱上库五亿万^④，斋库亦出三亿万，金银布帛不可胜计；郁林王即位未期岁，所用垂尽。入主衣库，令何后及宠姬以诸宝器相投击破碎之，用为笑乐。燕于世祖幸姬霍氏^⑤，更其姓曰徐。朝事大小，皆决于西昌侯鸾。鸾数谏争，帝多不从；心忌鸾，欲除之。以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世祖所厚，私谓锵曰：“公闻鸾于法身如何^⑥？”锵素和谨，对曰：“臣鸾于宗戚最长，且受寄先帝；臣等皆年少，朝廷所赖，唯鸾一人，愿陛下无以为虑。”帝退，谓徐龙驹曰：“我欲与公共计取鸾，公既不同^⑦，我不能独办，且复小听^⑧。”

卫尉萧谡，世祖之族子也，自世祖在郢州，谡已为腹心。及即位，常典宿卫，机密之事，无不预闻。征南谘议萧坦之，谡之族人也，尝为东宫直阁，为世宗所知。帝以二人祖父旧人，甚亲信之。谡每请急出宿，帝通夕不寐，谡还乃安。坦之得出入后宫，帝褻狎宴游，坦之皆在侧。帝醉后，

常裸袒，坦之辄扶持谏谕。西昌侯鸾欲有所谏，帝在后宫不出，唯遣谏。坦之径进，乃得闻达。

何后亦淫佚，私于帝左右杨珉，与同寝处如伉俪；又与帝相爱狎，故帝恣之。迎后亲戚入宫，以耀灵殿处之。斋阁通夜洞开，外内淆杂，无复分别。西昌侯鸾遣坦之入奏诛珉，何后流涕覆面曰：“杨郎好年少，无罪，何可枉杀！”坦之附耳语帝曰：“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，事彰遐迩，不可不诛。”帝不得已许之；俄赦原之，已行刑矣。鸾又启诛徐龙驹，帝亦不能违，而心忌鸾益甚。萧谡、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，无复悔改，恐祸及己；乃更回意附鸾，劝其废立，阴为鸾耳目，帝不之觉也。

周奉叔恃勇挟势，陵轹公卿。常翼单刀二十口自随，出入禁闕，门卫不敢诃。每语人曰：“周郎刀不识君！”鸾忌之，使萧谡、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援，已已，以奉叔为青州刺史^⑧，曹道刚为中军司马。奉叔就帝求千户侯；许之。鸾以为不可，封曲江县男，食三百户。奉叔大怒，于众中攘刀厉色；鸾说谕之，乃受。奉叔辞毕，将之镇，部伍已出。鸾与萧谡称敕，召奉叔于省中，殴杀之，启云：“奉叔慢朝廷。”帝不获已，可其奏。

溧阳令钱唐杜文谦^⑨，尝为南郡王侍读^⑩，前此说綦母珍之曰：“天下事可知，灰尽粉灭，匪朝伊夕；不早为计，吾徒无类矣。”珍之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文谦曰：“先帝旧人，多见槟斥，今召而使之，谁不慷慨！近闻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共语，皆攘袂槌床；君其密报周奉叔，使万灵会等

杀萧谡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。即勒兵入尚书，斩萧令，两都伯力耳。今举大事亦死，不举事亦死；二死等耳，死社稷可乎！若迟疑不断，复少日，录君称敕赐死^⑫，父母为殉，在眼中矣。”珍之不能用。及鸾杀奉叔，并收珍之、文谦，杀之。

【注释】

- ①后阁：指内宫中的后阁，皇帝书房。
- ②赌跳：南朝王室贵族中一种游戏，赛跳高，跳得高者为胜。
- ③十枚：其余版本均作“一枚”，译文从“一枚”。
- ④上库：皇宫中的仓库，其储备用作军事储备。
- ⑤斋库：皇帝的仓库，所储备供皇帝及家人使用。
- ⑥蒸：同“烝”，古代指子辈与母辈通奸。
- ⑦法身：为郁林王萧昭业的字。
- ⑧公：指鄱阳王萧锵。
- ⑨且复小听：指郁林王年幼即位时，由萧鸾专权局面。
- ⑩青州：南朝宋于郁州（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）侨置，齐时徙治朐山（今连云港市西）。
- ⑪溧阳：县名，汉以来属丹杨郡，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南。
- ⑫南郡王：指郁林王萧昭业，即位前曾为南郡王。
- ⑬录君：指西昌侯萧鸾，时鸾录尚书事。

【译文】

6 皇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母珍之、朱隆之、直阁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、宦官徐龙驹等人。珍之所议定推荐的人和事没有不答应的；朝廷内外重要的官职，都先议论好价钱，一个月之间，家产累积到千金；擅自取用朝中的物品及占用差役供自己役使，不必等皇帝的命令。主事的官吏甚至相互谈说：“宁可拒绝皇帝的敕令，不能违背舍

人的命令。”皇帝派徐龙驹做后阁舍人，常住在含章殿，戴着黄纶帽，披着貂裘，脸朝南，向着书桌，替皇帝签发敕令；左右侍候当值，和对待皇帝没有两样。

皇帝从祭拜崇安陵之后，就和左右之人穿了便服步行到街市巷弄游玩；喜欢在世宗崇安陵的隧道中，投掷泥块，比赛跳高，做各种鄙陋的游戏，极尽心意赏赐左右之人，动辄到达几百万。每次看到钱，就说：“我过去想你一枚都得不到，现在可以用你了吧？”世祖积聚钱币，储备供军国之用的上库有五亿万，供君主私用的斋库也超出三亿万，金银布帛，数也数不完。郁林王即位不到一年，挥霍得几乎尽了。进入主衣库，命令何后及宠姬用各种宝器互相投击，把它们投击得破碎，以此嬉笑取乐。又与世祖宠幸的妃子霍氏淫乱，更改她的姓氏为徐氏。朝廷的政事，不分大小都由西昌侯萧鸾决定。萧鸾几次劝谏力争，皇帝都不肯听从；心里猜忌萧鸾，想要把他除掉。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锵是世祖厚爱的臣子，皇帝私下对萧锵说：“公是否听说过萧鸾对待法身怎么样？”萧锵素来温和谨慎，回答说：“臣子萧鸾在同宗亲属之中，年纪最大，而且接受先帝的嘱托，臣等人都年轻，朝廷所依赖的，只有萧鸾一个人，希望陛下不要为此忧虑。”皇帝退回宫殿，对徐龙驹说：“我想和萧锵共同商议制服萧鸾，他既不赞同，我不能独力办成，姑且再听任萧鸾专政一段时间。”

卫尉萧湛，是世祖同族的子弟，自从世祖在郢州的时候，萧湛已是他的心腹。等到世祖即位，萧湛常掌管宿卫，机密的事情，没有不预先知闻的。征南谥议萧坦之，是萧湛的族人，曾做过东宫直阁，被世宗所赏识。皇帝由于两人是祖父的旧人，很亲近信任他们。萧湛每回有急事请假出外过夜，皇帝就整夜不睡，萧湛回来才安心。萧坦之可以出入后宫，皇帝褒玩游乐，萧坦之都在旁侍候。皇帝喝醉酒后，常裸体不穿衣服，萧坦之就扶持着他，劝谏他清醒。西昌侯萧鸾想要陈谏些什么事，皇帝在后宫不出来，只有派遣萧湛、萧坦

之直接进入，才能把事情传达给皇帝。

何后也淫荡，和侍候皇帝左右的杨珉通情，和他一齐睡觉就如同配偶一样；她又和皇帝互爱亲昵，所以皇帝放纵她，迎接何后的亲戚入宫，把他们安顿在耀灵殿。书斋与后阁的门户整晚大开，内外混杂，不再有所分别。西昌侯萧鸾派遣萧坦之人奏诛杀杨珉，何后流着眼泪，手捂脸说：“杨郎很年轻，没有罪，怎能枉法杀他！”萧坦之附在皇帝耳边低声说：“外面都说杨珉和皇后有私情，事情明显，远近都知道，不能不杀。”皇帝不得已答应他；一会又下令原谅开赦，但已经行刑处死了。萧鸾又启奏请杀徐龙驹，皇帝也不能违背，但心里更加猜忌萧鸾。萧湛、萧坦之看到皇帝癫狂放纵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不再有悔改之意，惟恐灾祸牵连到自己，于是更加曲意附和萧鸾，劝告他废了郁林王，暗地里做萧鸾的耳目，皇帝不曾察觉。

周奉叔仗恃勇猛，侵侮公卿。常随身携带二十口单刀，排列成翅膀形状，出入宫殿禁门，守门的卫士不敢呵斥。常对人说：“周郎的刀子不认人！”萧鸾惧怕他，交代萧湛、萧坦之说服皇帝把周奉叔派到外地去任职。二十三日，任命周奉叔为青州刺史，曹道刚为中军司马。周奉叔向皇帝要求封做千户侯；皇帝答应他。萧鸾认为不行，封他做曲江县男，食用三百户的税收。周奉叔大怒，在人群中拔刀变了脸色；萧鸾向他解说，他才接受。周奉叔辞行完了，将到镇守地点，部队已经出发。萧鸾和萧湛口称皇帝赦令，召周奉叔到尚书省官署中，把他殴打致死。向皇帝启奏说：“周奉叔怠慢朝廷。”皇帝不得已，准他的奏。

溧阳令钱塘人杜文谦，曾经做过南郡王的侍读，在此之前游说蔡母珍之说：“天下的事至此可以知晓，灰吹尽粉散灭，只是一朝一夕的时光；如果不早早计谋，我们这些人没有活命了。”蔡母珍之说：“用怎样的计谋？”杜文谦说：“先帝的旧臣，多数被排斥，如今召唤来任使，谁不会慷慨效力！最近听说王洪范和宿卫将万灵会等人

一起聊天,都卷起袖子、槌击床铺,您可以报告周奉叔,让万灵会等人杀萧谡,那么宫内的兵士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了。然后就带军队进入尚书省,杀了萧令,不过两个刽子手的力量罢了。现在发动大事是死,不发动大事也是死,两种死法是一样的,干脆为社稷死不可以吗!如果迟疑不能决断,再过一些日子,录君宣称皇帝的敕令来赐我们自杀,父母亲都得牺牲,就在眼前了。”綦母珍之不能采纳。等到萧鸾杀了周奉叔,同时收押了綦母珍之和杜文谦,把他们一齐杀了。

7 乙亥,魏主如洛阳西宫。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事:其一,以为:“窃闻輿驾今夏不巡三齐,当幸中山。往冬輿驾停邺,当农隙之时,犹比屋供奉,不胜劳费。况今蚕麦方急,将何以堪命!且六军涉暑,恐生病疫。臣愿早还北京^①,以省诸州供张之苦,成洛都营缮之役。”其二,以为:“洛阳宫殿故基,皆魏明帝所造,前世已讥其奢。今兹营缮,宜加裁损。又,顷来北都富室^②,竞以第舍相尚;宜因迁徙,为之制度。及端广衢路,通利沟渠。”其三,以为:“陛下之还洛阳,轻将从骑。王者于闾閼之内犹施警蹕^③,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!”其四,以为:“陛下耳听法音^④,目玩坟典^⑤,口对百辟,心虞万机,景昃而食,夜分而寝;加以孝思之至,随时而深;文章之业,日成篇卷;虽睿明所用,未足为烦,然非所以畜神养性,保无疆之祚也。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。”帝颇纳之。显宗,麒麟之子也。

显宗又上言,以为:“州郡贡察^⑥,徒有秀、孝之名而无

秀、孝之实；朝廷但检其门望，不复弹坐。如此，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，何假冒秀、孝之名也！夫门望者，乃其父祖之遗烈，亦何益于皇家！益于时者，贤才而已。苟有其才，虽屠钓奴隶，圣王不耻以为臣^①；苟非其才，虽三后之胤^②，坠于皂隶矣。议者或云，‘今世等无奇才，不若取士于门，’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世无周、邵，遂废宰相邪！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先叙之，则贤才无遗矣。

又，刑罚之要，在于明当，不在于重。苟不失有罪，虽捶挞之薄，人莫敢犯；若容可侥幸，虽参夷之严^③，不足惩禁。今内外之官，欲邀当时之名，争以深刻为无私，迭相敦厉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，视人如赤子；百司分万务之任，遇下如仇讎。是则尧、舜止一人，而桀、纣以千百；和气不至，盖由于此。谓宜敕示百僚，以惠元元之命。

又，昔周居洛邑，犹存宗周；汉迁东都，京兆置尹。察《春秋》之义，有宗庙曰都，无曰邑。况代京，宗庙山陵所托，王业所基，其为神乡福地，实亦远矣，今便同之郡国，臣窃不安。谓宜建畿置尹，一如故事^④，崇本重旧，光示万叶。

又，古者四民异居，欲其业专志定也^⑤。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，日不暇给，然犹分别士庶，不令杂居，工伎屠沽，各有攸处；但不设科禁，久而混淆。今闻洛邑居民之制，专以官位相从，不分族类。夫官位无常，朝荣夕悴，则是衣冠、皂隶不日同处矣。借使一里之内，或调习歌舞，或构肄诗书，纵群儿随其所之，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。

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，百年难成；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，一朝而就。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^②，孟母勤三徙之训^③。此乃风俗之原，不可不察。朝廷每选人士，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，何其密也！至于度地居民，则清浊连薨，何其略也！今因迁徙之初，皆是空地，分别工伎，在于一言，有何可疑而阙盛美！

又，南人昔有淮北之地，自比中华，侨置郡县。自归附圣化，仍而不改，名实交错，文书难辨。宜依地理旧名，一皆厘革，小者并合，大者分置，及中州郡县，昔以户少并省。今民口既多，亦可复旧。

又，君人者以天下为家，不可有所私。仓库之储，以供军国之用，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赐。在朝诸贵，受禄不轻；比来赐赉，动以千计。若分以赐鰥寡孤独之民，所济实多；今直以与亲近之臣，殆非周急不继富之谓也^④。”帝览奏，甚善之。

8 二月，乙丑，魏主如河阴，规方泽。

9 辛卯，帝祀明堂。

【注释】

①北京：此处指平城，今山西大同市，为北魏南迁前的都城。

②北都：亦指平城。

③闾闾(wéi tà 韦榻)：闾，宫殿中的小门。闾，亦指宫廷里的小门，又指门屏风。

④法音：即法曲，原指含有外来音乐成分的西域音乐，至南北朝时指以清商乐为主的中原音乐，亦称雅乐。

⑤坟典：指三坟五典。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。三坟指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

书；五典指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。

⑥贡察：指察举秀才、孝廉等人才贡进于朝廷，为汉以来选拔官吏制度之一。

⑦屠钓奴隶，圣王不耻以为臣：姜太公吕尚曾在朝歌当过屠夫，又曾垂钓于渭水；箕子曾为奴隶，周文王、周武王都以很郑重的礼节对待他们，任用他们为要臣。

⑧三后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君主。

⑨参夷：指夷三族。

⑩一如故事：北魏初建都平城时，分划甸畿置司州，于平城置代尹。此处指应按当时做法建畿置尹。

⑪指春秋时管仲为国相，使士、农、工商各分类而聚居，他说，四民不要使他们杂居，杂居了语言杂乱，所从事的职业会变易。古代圣王把士人安置在学宫旁边，工匠安置在官府附近居住，商人在市井居住，农民在田野居住，这样长久安定，不会见异思迁。

⑫里仁之美：出自《论语》，孔子曰：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！

⑬孟母勤三徙之训：孟子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，选择良好的环境，用来教育孟子。典出刘向《列女传·母仪》。孟轲的母亲曾住在墓地附近，孟子小时作游戏，都是仿出殡送葬等事，孟母说这里不适宜教育我儿子，就迁移到街市附近居住。孟子平时游戏，遂仿商人买卖之事，孟母又说这里不适宜教育我的孩子，又迁移到学校附近。孟子作游戏，即仿学人设祭祀，拜揖礼让等，孟母说这里环境适宜教育我儿子，就长住不搬迁了。

⑭见《论语》，孔子曰：君子周急不继富。

【译文】

7 二十九日，北魏主到洛阳西宫，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述四件事，其中第一认为：“我听说君王的车驾今年夏天不巡察三齐，该莅临中山。去年冬季，车驾停留邺城，正当农闲的时候，百姓一家家都得供奉，劳苦和花费无法承受。何况现在蚕麦方熟，农事正忙，百姓将如何承受得起供奉！再说六军在大热天跋涉，怕要发生流行疾病。臣希望陛下早些回转北京，以节省各州供奉张罗的劳苦，完成

洛都修造营建的工作。”第二,认为:“洛阳宫殿的旧有基础,都是魏明帝所建造的,前代已讥刺他奢华。现在经营整建,应该加以裁汰减损。又,近来北都的富有人家,争着拿豪华的住宅来互相推崇;应该趁着迁都的时候,定下制度。还要把道路铺设得正直宽广,沟渠也要畅通便利。”第三,认为:“陛下返回洛阳,只简便地带着几个跟随的骑兵。王者即使在宫闱门阙之内,也设警卫隔绝闲杂人等,何况跋涉山河能不多加考虑吗?”第四,认为:“陛下耳听的是雅乐,眼看的是三坟、五典,口里与诸侯应对,心里操虑万种政务,日影偏斜了才进食,夜深了才就寝;加上孝顺思念的至情,随着时光流逝而加深;文章的大业,每天总要凑成多少篇卷;虽说陛下聪睿贤明,这种种,还不至于烦扰,然而这绝不是爱护心神、怡养心性,保有无边福祚的方式啊!但愿陛下垂旒拱手,掌握契要,而天下就能治理好了!”皇帝多采纳他的意见。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。

韩显宗又上言,认为:“州郡察举秀才、孝廉向朝廷引荐,仅有秀才、孝廉之名,而没有其实;朝廷只查核那些人的门第名望,不再对贡察不实的州郡弹劾判罪。这样的话,就可以下令另外以门第名望来铨选士人,何必假冒秀才、孝廉的名义呢?谈到门第名望,是父亲、祖父遗留的绩业,对皇家有什么益处?对当代时局有益处的,只是贤才而已!如果真有才干,即使是屠牛、钓鱼、为人奴仆,圣王都不认为任用他们为臣有什么可耻的;如果没有什么才干,即使是三代圣王的后人,也和鄙贱的奴仆一样!议论的臣子有的说:‘现在没有奇异的人才,不如按照门第来擢用士人。’这话不对呀。怎能因为当代没有周公、邵公一流的奇才,就废除宰相的职务呢?应该衡量比较,只要多一寸之长,一铢之重的,就先叙用他,那么贤才就不会遗漏了。

又,刑罚的要点,在明确恰当,不在于求重。如果有罪的人都难逃法网,虽只是轻微的杖击鞭挞,人们也不敢犯法;如果容许侥幸逃免,即使是夷诛三族那样严苛的罪刑,也不足以惩戒禁止人们犯

法。现今内外的官吏，想求得当代的盛名，争着把严厉苛刻当做无私，互相敦促鼓励，于是形成了风俗。陛下深居九重宫闱之内，把人民看做赤子；百官分担万种政务的责任，对待人民就如仇敌。如此一来，尧、舜只有一个人，而桀、纣有成千个，成百个；和谐的气氛没有造成，大概是这个原因。臣认为应该敕令告示百官，要惠爱庶民。

又，过去周迁居洛邑，还保存故都，把丰称为宗周；汉迁居东都，长安仍然设置京兆尹。根据《春秋》的大义，有宗庙的叫做都，没有宗庙的叫做邑。何况代京，是宗庙与祖先坟陵所依托的地方，帝王大业立定根基的地方，作为一块神奇福祥之地，实在意义深远呢，现在竟然就把它等同于郡县封国，臣私心真觉得不安。我认为应该建立王畿设置郡尹，一如过去的事例，推崇根本，重视旧业，光辉的事迹，可以告示万世子孙。

又，古时候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，异处分居，希望他们能职业专一，志向坚定。太祖道武帝创立基业，安定乱局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但还是区别了士庶人等，不让他们杂乱混居，工匠、艺人、屠夫、商人，各有各居处的地方，但不曾设立科罚禁令，久了就混淆了。如今听说洛邑居民的制度，全凭官位相依从，不分宗族种类。官位没有永久不变的，早晨显达，晚上可能就引退了，那就是官宦士绅和卑贱的小卒，不久就同一地相处了。假使一里之内，有的教习歌舞，有的讲授诗书。纵任孩子们随意学习，那么他们必定不会放弃歌舞而去学习诗书了。如此说来，要让工匠技艺之家的人仿效读书人的风尚仪礼，一百年也难得有成就；要让士人子弟去模仿工匠技艺的言谈意态，只要一天就差不多了。所以孔子称赞居处在仁者之里才是好的，孟母勤于三次迁徙以便教训儿子。这是风俗的根本，不能不明察。朝廷每次选拔士人，总是衡量婚姻与做官的情况作为升黜的标准，何等的周密！至于安置一个地方居住的人民，就一个屋顶之下，贵贱不分杂居一处，何等的疏略！现在趁着迁徙的初期，到处都是空地，要想区分工匠技艺之人，只在一句话而已，有